

去远方过另一个年

青海黄南春节毛兰木及甘南行摄记

裴黎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书海出版社

去远方过另一个年

青海黄南春节毛兰木及甘南行摄记

裴黎光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书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远方过另一个年:青海黄南春节毛兰木及甘南行
摄记/裴黎光著.--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6
ISBN 978-7-80550-927-3

I. ①去… II. ①裴…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
喇嘛宗—寺庙—介绍—西北地区 IV. ①J421
②B947.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4877号

去远方过另一个年:青海黄南春节毛兰木及甘南行摄记

著 者:裴黎光

责任编辑:李 颖

助理编辑:张镛尹

装帧设计:华意设计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c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书海出版社

承 印 厂: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13.5

字 数:50千字

印 数:1-2500册

版 次:2014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550-927-3

定 价: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节日？（代序）

2014年3月，我本来是去拉萨过藏历新年，但所见所闻却令我失望，除了民居上的风马旗和寺庙的帷幔焕然一新之外，圣城别无可观。期待中的传召大法会、神佛巡游和酥油花灯会都无法寻踪。不知道是我缘浅还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难道连拉萨也与这世界的快节奏共振而不再故我了吗？失望之余，意外得知同在这片高原的另一国度尼泊尔这些天正要开始它的新年，并在新年中举行最热闹的一个节日——洒红节。我在拉萨，尼泊尔就在山的那边，何不去看看？一念生起，便在3月14日到了尼泊尔。

一念生起的旅行总是充满意外和魅力。飞机降落在加德满都，我一下子就傻眼了：一座山脉的飞跃瞬间把我打回了襁褓之中，才发现自己连吃喝拉撒这样的事情都不得其门了。一个没做过攻略，没跟旅行团，没有导游和翻译，几乎不会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突然之间被“空投”到了异域之中，彻底的无知无助在我心头甚至都掠过一丝恐惧。接下来的许多天，我凭借一张地图、一些表情和手势慢慢找回了自信，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存方式，并逐渐开始享受这样的“孤独”。

尼泊尔给我的印象就如它满街纵横的电线般没有头绪，一言难尽。一个在我看来处处都亟待改善的国家，它的人民却都心安理得地静坐在任何可能的角落里，身形安逸。我在那些天的微信里把尼泊尔比作一锅冷却的粥——“它的人民就像粥里的米，均匀排布，闭关于尘世云水间”。

一个国家的民风能如此宁静安闲，无欲无争，这样的状态在当下的我们眼中实在是奇葩。他们怎么都无所事事呢？他们为何不去赶紧“发家致富奔小康”呢？他们怎么就不着急呢？算了，他们不着急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反倒是他们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着我，让我的脚步从容下来，然后开始欣赏、享受并反思。相比之下，

我们活得太着急了，我不知道着急到底是延伸了还是压缩了我们的生命，如果生命只是一场高密度的抗争，岂不更加片面和枯燥？我绝无意赞美他们的状态，只是反观一下我们的状态是否也在走极端？

就在我与尼泊尔人民静静对视，被他们迷茫的眼神所迷茫的时候，洒红节来临了。一夜之间，这锅“粥”被烧开了！

洒红节，尼泊尔语叫“胡里节”，是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庆祝新年的狂欢节。3月16日，举国之人——那些前一天还四散在背阴地里发呆打盹的人们，就像被哪一路神灵附了体一般振作起来，一起冲向了每个城市中心的杜巴广场*。连同那些小商店主人、出租车司机，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放下手头的事情，融入到了疯狂的人群之中。在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上，人们一开始还比较含蓄，相互在对方脸上抹一些彩色颜料嬉戏，小孩子则用塑料袋灌上水做成“水弹”向人群投掷。将近午时，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嗨，一支乐队登上主广场的舞台开始演出，在他们的感染下，整个人群骚动起来，并迅速进入癫狂状态——彩色颜料满天抛洒，衣服鞋子满天乱飞，连人也被高高抛起，此起彼伏。舞台演出也不是那么严肃，所有人都可以跳到舞台上与乐队歌手一起领唱，而警察对这一切也置之不理……再到后来，一辆罐车开进来，巨大的水流洒向人

* 杜巴广场（Durbar Square）：意为皇宫广场，在加德满都河谷的三个古城——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岗中各有一个杜巴广场，是当年三个王国的王宫广场。尼泊尔王国的马拉王朝鼎盛时期，在文化、建筑、艺术上曾一度达到巅峰，马拉王朝第六代国王死后，其三个儿子各据一方，自立为王，为夺取西藏商路的控制权，相互征战，斥巨资修建王宫广场。它囊括了尼泊尔16世纪至19世纪间的纽瓦丽古典寺庙建筑和宫殿，现在都是辉煌的世界文化遗产。

（参考百度百科）

群……我那天背着两个相机，站在相对安全的地带，长焦和广角并用，心律也随着音乐急速起伏，不得不承认，我被深深感染了。

傍晚时分，人们情绪渐趋平静，逐渐散去。我徒步返回宾馆，才发现所有街道全部变成了红色。我想，整个加德满都，乃至整个尼泊尔，在这一天都被染红了。许多小孩子依旧没有尽兴，不时有“水弹”在窄窄的街道上飞过、炸开。我只有小心翼翼地抱着相机，匆匆往回走，即使这样，也数次被“水弹”击中。而且我不知道我的脸上是什么样子，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彩色的，我想我也是——我多次被陌生人涂抹颜料，其中一次给几个被涂抹得一塌糊涂的女孩子拍了合影之后，她们一拥而上攻击了我。

我那天发了一条图片微信，那些奇异疯狂的场面在我的朋友圈里同样炸开了锅，但是有一个朋友回复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节日？”

是呀，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节日？像洒红节这样的狂欢节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比如西方国家的奔牛节、西红柿节、啤酒节、万圣节、桑巴节等等都影响甚广，我们国家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狂欢节，比如傣族的泼水节、藏族的赛马会等等，但是拥有如此灿烂文明的汉民族却没有这样的节日，一问之下，顿时哑然。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在我心中纠缠月余，依旧没有理出一个头绪。现在试着抛出一些不太成熟的观点，我们一起探讨。

所有参加过洒红节的人，无一例外地被感染——外表被“染”且内心被“感”——一个多么自由的国家！一个多么快乐的节日！没有导演，没有排练，没有组织，没有主题，没有规定的程序，没有大腕明星……在这一天，每个人——所有本地人和外来者——都是主角，没有哪一个能幸免于“染”。一切都散漫无章却又井然有序，一切都没有规定却激情四溢，最后全国人民一起嗨到极致——倾国倾城，热血沸腾！

洒红节在我看来是非常“天然”的。人为的东西大多是丑的，天然的东西都是美丽的。洒红节这个“天然的节日”也是如此：只有快乐，听不到丝毫抱怨，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没有导演和负责人。这非常符合人的本性——对快乐最简单的需求，对激情最本真的释放，对个性最狂野的舒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只有每一个人都成为主角，人民的力量才得以显现。他们也有舞台，也有领唱，但身处现场就会明白，那个舞台的意义和作用是非常小的，真正的舞台是广场，真正的主演是民众。而我们的所有节日庆祝，几乎都是人民在观赏那几个经过多次排练的节目和精心包装的演员。我们的节庆活动是规矩严整的，是几何的，是远离天然和人性的，人民只是观众，从来不是主角。观众和演员相对而立，“看客心态”和“舞台规则”由此产生：观众或兴奋，或冷漠，或幸灾乐祸，或吹毛求疵……演员或丝丝入扣，或破绽百出，或情真意切……总之，舞台上的节目决定了观众的悲欢，演员的水平决定了观众的审美。

再反过来说，洒红节似乎也很“浅薄”，很“空洞”，就是胡涂乱抹，胡扭乱蹦，一向深刻的我们几乎从中找不到什么“主题”和“意义”。相比之下，我们的节日要“严肃和深刻”得多，每一个节日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严格的庆祝（祭拜）仪式，有着明确的人物、发源地和故事，有着为之吟咏的诗词乐章，有着明确的主题和厚重的意义。

四顾一下不难发现，我们的大小节日都充满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主题和口号。这些被冠以高尚主题、承载大意义的节日，似乎是我们作为文明古国的一个特征，但这些主题口号经常是大而空洞的词语，比如“创新”、“开拓”、“打造”、“奉献”、“忠义”、“和谐”、“诚信”、“卓越”等等，这些词语距离“快乐”和“人”非常遥远，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当“忠义”、“和谐”、“诚信”这些最基本的准则需要天天挂在嘴上、写在制度上的时候，它们其实已经离我们很远了。那么，我们的节日在很多时候是不是在故作

深沉？在流于形式？从这个角度讲，洒红节是对我本人的一次“洗脑”——节日可以是很简单的：没有主题，只要快乐。

尼泊尔正是这样一个不追求“意义”和“形式”的国度，街道与房屋难解难分，神庙与民居混杂一处，市场里的摊位千奇百怪，头顶的电线令人晕眩……在郊外，民居和农田均匀散布，似乎没有什么行政区划和市镇规划。这个国家各种宗教并存，据说拥有成千上万的神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明”。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涂鸦，神庙上的神像雕塑旁边竟然雕刻着各种不堪入目的性事场景。我甚至在一些人家的门上看到了更奇葩的瓷砖贴画，画面里把湿婆、佛陀、基督和当今的政治领袖、电影明星以及更多我不认识的神明搞了一个大团圆……以传统的中华文明立场来看，这一切简直就是胡闹。

那么，同在亚洲，同属农业文明，甚至在宗教信仰方面都颇多共同之处，却产生如此不同的现状和文化，这一切差别究竟为何？要说清这些，我们必须去看看两种文化不同的地理根源。

青藏高原横亘在中部亚洲，高举着喜马拉雅、冈底斯山等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彻底分割了两种文明，造就了两个世界。在高原东北一侧，汉文明为主的文化滋润着东亚大部，这是一种诞生在北温带气候下的农业文明。而在高原西南一侧，热带雨林气候催生了古印度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在山的两侧各自进化，形成完全独立的系统。虽然同是农业文明，但耕作方式和生存状态却大相径庭。中国内陆地区基本四季分明，春播秋收，节气就是号令，这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主旋律。勤劳、认真、家庭协作、循规蹈矩，这些是写到我们骨子里的基本基因。但热带雨林气候却完全是另一种面貌，他们一年只有三季：长夏无冬，春秋相连。这些地方气候湿润，植被丰茂，土地承载力极高，季节变化不明显，耕种和收获的节奏也随之模糊。淡然、自我、随遇而安、散乱无序，这种状态也已渗入了他们的性格。这还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区别是，生活在北温带的我们要生存必须面对和解决两个基本问题——“温”

和“饱”，而生活在热带雨林的他们却只需要解决“饱”就够了。解决“饱”是很容易的，而要解决好“温”却相当不易。我们在穿衣上的成本比起热带要高得多，更不用说房子和冬季取暖——光一座房子就需要我们奋斗终生。而热带的人们只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可以。人都是有惰性的，当你不需要勤劳就可以寝食无忧时，你很容易会变得懒惰；当你不需要家人帮助就可以独自生活得很好时，亲情就会在你心中慢慢淡漠。

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日本，进一步证明我的观点。可以说日本人生活在地球上最糟糕的一块地方，几乎所有的自然灾害（如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全部都密集地出现在那里，所以日本民族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日本人勤奋和精明的性格以及日本在亚洲频频向邻居发难，都与这种地理环境不无关系。邻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仇恨日本，而日本却因为地理的原因觊觎和鄙视邻国。可以这么说，日本人眼中的我们就像我们眼中的印度人和尼泊尔人——他们怎么那么懒呢？

我虽然不是一个唯地理论者，但我还是要说：世界不是平的，人生也是不公平的，而出生地的不同是人类最大的不公平。

到了近古，尼泊尔长期被英国半殖民，以至现在他们都能熟练使用尼泊尔语和英语两种语言。在地缘和文化上尼泊尔又与印度极为相似，而印度是一个被英国彻底殖民以至连母语都几乎消失了的国家。所以，英国的海洋文明也浸染到了他们的性格之中，狂欢也是他们最常见的娱乐方式。我们顺便从海洋文明窥视一下东西方的差异：我国的海洋文明发端很早，而且很先进，但一直是非主流的边缘文明，我们远洋航行是去做文明的传布和文化的交流，并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西方的海洋文明在近古时期才开始发端，但发展迅速，并最终成为劫掠和征服世界的工具。

汉文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是我们的气候环境下进行农业耕作时必须的协作关系。这种气候环境还决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

地位，所以我们在文明（农耕）之初就走进了父系时代。重男轻女就是这么来的，礼教也很早就在我们的土地上诞生，礼教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准则也是服务于这种社会关系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汉文化尊卑有序，伦常严谨，相互紧密依存，所以我们的一切文化和行为都是“尊上”的。

热带环境、海洋文明和游猎文明下的文化虽然也有尊卑，但个体是相对独立的；也有伦常，但关系是相对松散的。所以，他们对孩子不会像我们这么迫切地望子成龙，他们的人生不会像我们一样背负太多光宗耀祖的期望。我们不能想象在西方有许多国家父母打孩子竟然是犯法的，他们的文化和行为都是很尊重“个体”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节日这个话题上来。

由于家庭和亲族的重要，我们的传统节日都深深渗入了亲情因素，不管这个节日来源如何，最终都演变成了与亲人（包括活着的人和逝去的人）团聚的日子。而在家庭协作关系很淡化的热带环境，以及海洋文明为主体的欧陆，他们的节日中亲情因素是很淡的。因此，我们在过节时多是回家，而他们多是外出；我们是要回来团圆，他们则是出去狂欢。

由于我们的“尊上”，我们的节日几乎都是自上而下“规划”的。每一个节日都是官方确立而非民间自发形成的，甚至包括端午、寒食这样的节日都是官方追认和确立之后，人们便听命去祭拜。而由于他们的“自我”，他们的节日基本都是自下而上形成的，首先是人民自发来纪念某人或某事，渐成规模之后被官方认可并确定。我们的节日起源都是纪念重要事件和人物，而他们的节日多是纪念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

由此延伸：由于我们的节日具有官方性质，所以都是比较严肃的，而他们的节日具有民间属性，所以他们过节是比较率性的；我们的庆祝和祭拜都充满了内涵和繁文缛节，而他们基本没什么规矩，

怎么高兴怎么来；我们的节日用品、礼物和食品都是千百年来固定的，他们却是随意和感性的，一束花、一句祝福、一个拥抱都可以作为礼物。再由此延伸到庆典活动中：我们的庆典都是几何的，而他们则是随形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不同的性格和文化造就了截然不同的节日。存在就是正确，绝无优劣之分。冷静反观，其实我们的春节也是一场狂欢——当我们与乡亲们闹社火嬉戏时，当我们与亲友们猜拳饮酒时，当我们与家人看戏观灯、游园赏月时……这不都是狂欢吗？只不过与我们一起狂欢的是家人、亲人和乡人，而绝少有陌生人。在一个深沉而厚重的农业国度里，我们在过节时周围几乎是没有什么陌生人的。数千年过去，我们现在基本还在用这样的方式过年。在熟悉的人和环境里，人的行为是比较理性和克制的。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这些舞龙舞狮、猜拳行令、看戏赏灯已经够“狂”了，我们一时还不需要也不太适应那种肢体的狂舞和仰天怪叫，即便唱歌跳舞我们也是温文尔雅的，极端讲究声律和步调的。

如果世界这样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我们古老的东方国度和纷杂的西方世界是没有太多交集的，他们跳他们的舞，我们看我们的戏，“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节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世界变了。

出人意料又自然而然地，我们走到了今天——一个全新时代来到了古老国度。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城市化进程把人们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三四十年前还安安静静的土地上突然间遍地生出了许多百万、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我们周围的陌生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挣脱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轨迹，猛然间走进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全新时代——家庭协作型的古老生态被打破了，我们从农业时代走向了工业和商业时代。于是问题来了：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适应这个时代，在节日上，那种温文尔雅的传统节日很难再适合一群临时拼凑起来的人去庆贺，我们现在更需要狂欢节这样的节日。这个时候，一大堆强势文明下的陌生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感恩节等等）乘虚而入，迅速统领了我们的年轻一代。这件事情是好是坏，现在不好评价，但是它们来了，我们只能面对。年轻人喜欢，说明他们需要，谁让我们缺乏适应这个时代的节日呢？那么，“洋为中用”也是一条途径，交给历史去选择吧。

中国历史深厚、地域宽广，各个区域间地理环境之复杂、历史境遇之迥异、气候条件之差别、宗教信仰之纷呈、民族传统之多样，使我们几乎不可能以一时一地一事一俗之缘由来号召和统领全民族，像南亚数国一起过一个节日，这对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中华文明跨越宽厚时空，难道就没有形成一个接近天然的节日，能让人们离开家庭、邀约集会、出游寻欢、亲近自然的吗？答案是：有，而且还不少，只是现在被我们日益格式化的日历和生活方式丢掉了。我举几例——

农历二月二，古称“青龙节”、“龙头节”，俗称“龙抬头”，古有祭祀龙神的传统，许多地方的人们在这一天都拿着放有钱币的水壶集体到江河边汲水，“引钱龙入室”。在宋朝，这一天被称为“花朝节”，指定为百花生日。

农历三月三，古称“上巳节”、“踏春节”，这个节日在古代影响范围甚广，是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共同的节日。相传这一天是轩辕黄帝和道教真武大帝的圣诞日，也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从魏晋至明清，这一天都是人们“临水宴饮、洗濯祓除、郊外游春”的盛大节日。三月三也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至今在许多地方这一天还要举行庙会。

农历七月七，古称“七夕节”，也叫“乞巧节”，这个节日的

知名度略高一些。这一天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所以被演绎成青年男女约会谈情的日子，是中国的“情人节”。关于七夕的传说、诗词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我就不列举了。

农历九月九，重阳节，也称“踏秋节”，此时正值秋高气爽，古人在这一天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想来也是不亦乐乎。“踏秋节”与三月初三的“踏春节”相对，是举家而出、登高“避灾”之日。

以上几个节日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纯自然、泛亲情的节日，这些节日基本正处于春秋佳日，而且充满相约集会、亲近自然、“以人为本”的因素，有着非常好的气候条件和群众基础，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节日也有着广泛的国际可比性。

一个阔步前进的时代难免会丢掉许多东西，而这些丢失的都是曾经很“慢”的。传统节日的集体消沉表现出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不尊重和不自信，从更深层面也表现出农业文明在当今时代被边缘化。但是，农业文明和慢节奏的一切并非都是落后的，现在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些“慢”的东西都是很美，那么，我们为何不把它们捡回来。在解决节日的问题上，我们不仅仅可以“洋为中用”，更应该“古为今用”。这样的节日如果被设立，国家再稍加引导，或许会形成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狂欢节也未可知。我个人认为这些传统节日相比一些其他节日要有意得多，也美好得多，但是现在，这些节日离我们却越来越远了。

再说一个题外话：中华文明世代传承，成为当今世界唯一没有断绝的古文明，其间遭遇各种灭顶之灾都能安然渡过，它的长寿同样令我们骄傲。但是，我隐约感觉到中华文明正遭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考验：这就是它的基础——农业时代的远去，这次考验是触及根源的。五千年的龙钟老人能否全身渡过？并实现顺利转身？这需要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思虑。往小处说，复活我们曾经的“踏春节”和“踏秋节”那样的节日，是否也是帮助我们中华文明渡过

这次难关的有益之举？这又是一个大话题，我抛出来仅供思考，不再深究。

以上内容是我许多旅行故事中的一个片段，有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探讨节日的范畴，但忍不住触及，这也许正如我当下的状态——一个对风景和人文都极尽贪婪的人，对所见所闻的思考必然凝结成疑虑和忧愤，郁积满腹，迫切需要倾诉。有时连我自己也无奈：不管走多远，不管在何方，我终将是一个沉重的行走者。这本书所讲述的是另一些故事，当然也难免这样的疑虑和忧愤，读者诸君如果遇到了，就勉为其难地读一读——旅行和写书对我都不是快乐的事。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零零散散写下这些东西，权且为序。

裴黎光

2014年4月25日

目 录

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节日？（代序）	001
上部 行摄隆务峡	015
正月初五 吾屯上寺瞻佛节	034
隆务大寺、热贡艺术和毛兰木	052
正月初六 吾屯上寺转强巴	066
正月初七 吾屯上寺金刚法舞	074
正月初八 吾屯下寺瞻佛节	096
隆务峡琐记	110
下部 行摄甘南	121
迭部有座拉路寺	138
“非著名”的扎尕那	146
唐克 母亲河的少女时代	156
瓦切，风马就是一切	164
亮宝节：人类童年的游戏	172
结束语 相见何如不见时！	182
附录·行吟诗词若干首	193
一棵走进秋天的树	195
若尔盖的月亮	196
在黑城子看到一堆白骨	197
沙漠胡杨	198
后 记	203

我们为何没有这样的节日？（代序）

2014年3月，我本来是去拉萨过藏历新年，但所见所闻却令我失望，除了民居上的风马旗和寺庙的帷幔焕然一新之外，圣城别无可观。期待中的传召大法会、神佛巡游和酥油花灯会都无法寻踪。不知道是我缘浅还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难道连拉萨也与这世界的快节奏共振而不再故我了吗？失望之余，意外得知同在这片高原的另一国度尼泊尔这些天正要开始它的新年，并在新年中举行最热闹的一个节日——洒红节。我在拉萨，尼泊尔就在山的那边，何不去看看？一念生起，便在3月14日到了尼泊尔。

一念生起的旅行总是充满意外和魅力。飞机降落在加德满都，我一下子就傻眼了：一座山脉的飞跃瞬间把我打回了襁褓之中，才发现自己连吃喝拉撒这样的事情都不得其门了。一个没做过攻略，没跟旅行团，没有导游和翻译，几乎不会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突然之间被“空投”到了异域之中，彻底的无知无助在我心头甚至都掠过一丝恐惧。接下来的许多天，我凭借一张地图、一些表情和手势慢慢找回了自信，开始了自己特殊的生存方式，并逐渐开始享受这样的“孤独”。

尼泊尔给我的印象就如它满街纵横的电线般没有头绪，一言难尽。一个在我看来处处都亟待改善的国家，它的人民却都心安理得地静坐在任何可能的角落里，身形安逸。我在那些天的微信里把尼泊尔比作一锅冷却的粥——“它的人民就像粥里的米，均匀排布，闭关于尘世云水间”。

一个国家的民风能如此宁静安闲，无欲无争，这样的状态在当下的我们眼中实在是奇葩。他们怎么都无所事事呢？他们为何不去赶紧“发家致富奔小康”呢？他们怎么就不着急呢？算了，他们不着急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反倒是他们的状态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着我，让我的脚步从容下来，然后开始欣赏、享受并反思。相比之下，

我们活得太着急了，我不知道着急到底是延伸了还是压缩了我们的生命，如果生命只是一场高密度的抗争，岂不更加片面和枯燥？我绝无意赞美他们的状态，只是反观一下我们的状态是否也在走极端？

就在我与尼泊尔人民静静对视，被他们迷茫的眼神所迷茫的时候，洒红节来临了。一夜之间，这锅“粥”被烧开了！

洒红节，尼泊尔语叫“胡里节”，是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庆祝新年的狂欢节。3月16日，举国之人——那些前一天还四散在背阴地里发呆打盹的人们，就像被哪一路神灵附了体一般振作起来，一起冲向了每个城市中心的杜巴广场*。连同那些小商店主人、出租车司机，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放下手头的事情，融入到了疯狂的人群之中。在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上，人们一开始还比较含蓄，相互在对方脸上抹一些彩色颜料嬉戏，小孩子则用塑料袋灌上水做成“水弹”向人群投掷。将近午时，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场面越来越嗨，一支乐队登上主广场的舞台开始演出，在他们的感染下，整个人群骚动起来，并迅速进入癫狂状态——彩色颜料满天抛洒，衣服鞋子满天乱飞，连人也被高高抛起，此起彼伏。舞台演出也不是那么严肃，所有人都可以跳到舞台上与乐队歌手一起领唱，而警察对这一切也置之不理……再到后来，一辆罐车开进来，巨大的水流洒向人

* 杜巴广场（Durbar Square）：意为皇宫广场，在加德满都河谷的三个古城——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岗中各有一个杜巴广场，是当年三个王国的王宫广场。尼泊尔王国的马拉王朝鼎盛时期，在文化、建筑、艺术上曾一度达到巅峰，马拉王朝第六代国王死后，其三个儿子各据一方，自立为王，为夺取西藏商路的控制权，相互征战，斥巨资修建王宫广场。它囊括了尼泊尔16世纪至19世纪间的纽瓦丽古典寺庙建筑和宫殿，现在都是辉煌的世界文化遗产。

（参考百度百科）